**人 师**

**（临河区：张永平）**

金易德和任施是九十年代A县的师范生。

他们同在一个村里，每天上学放学，形影不离。那时任施家里穷，父母亲耕种十几亩地，供他和妹妹上学。金易德条件比他家好些，父亲是乡镇干部。

毕业中考，两人都报考了A县的师范学校。任施以突出的成绩，考取了全镇第一名，超过录取36分。金易德却名落孙山，通过父亲找人“活动”，终于如愿以偿，顺利上了A县的师范学校。

师范毕业后，他两自愿回到镇里育才学校。任施边工作，边照顾年迈的父母。金易德看上了同在学校教书的老校长的女儿，第三年，老金就上门提亲，老校长也非常满意这门亲事，很快两人结婚了。任施与师范时的一个外乡女同学爱情长跑了五年后，终于修成正果，而同学金易德的孩子，已经上幼儿园了。

2013年，A县人民法院通过教育局，向农村学校借用五名老师。任施响应上级教育部门号召，通过严格的笔试、面试，从乡村学校借调到了县人民法院，变成了具有教师身份的公务员。

金易德也想去县法院，可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因为这是公开招聘，形势不和过去考师范时候一样了。

法院工作了三年，任施工作业绩突出，但因法院是上级直管，单位员工都归市中院人事科管理，所以他工资档案一直在学校转不过去，2016年，他不得不回到原来镇里的育才学校。

虽然从城里又回到农村，面子上多少有点尴尬，但他心里踏实：又可以和农村那些天真活泼、朴素无华的孩子们在一起了，他需要孩子们，孩子们更欢迎和蔼可亲的任老师。

    到了年末，又逢学校评审职称。今年上级教育部门提高了中高级职称比例，让像任施这样，“高职低聘”的老师，看到了希望。

 这些年，金易德却无心专研教育教学，他开始走上层路线，成天跟着校领导，迎来送往，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溜须拍马之功，为学校增添了不少奖杯和光环。如今，他已荣升副校长。虽然时不时的在领导面前吹吹牛，拍拍马，遇到评优晋级的好事情，他脑袋削尖了往里钻，如今职称已经兑到副高级了，这可相当于登讲台上课的教授级别，今年他已经开始谋划正高级职称了。

因为借调出去三年，任施对现在学校师资情况并不了解，但可以看到，学校多了许多年轻面孔，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经步入到了中年教师的行列，却还有一颗长不大的童心。

学校成立了临时聘任小组，金易德也在其中。小组对老师的学历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和职称证、荣誉证、班主任年限，开始各种审核鉴别。

  因为名额有限，有的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，比如：请客送礼、购买假证等。

       上级教育部门也收到不少举报信件，反映某某老师是通过冒名顶替别人上师范的，某某校领导的证件是假的，评审委员会开始调查了。

任施早在八年前就评上小学中级职称，可是一直没有空岗，所以他只是初级教师的待遇。这次，他却因为没有近二年的教学成绩，聘用高级职称希望渺茫。学校评审委员会的理由似乎冠冕堂皇：近两年来，在编在职不在岗。

他心里憋屈，就去找教育局人事科牛科长反映，为什么每年我的年度考核表上都“合格”这次却没有评审资格？借调出去，是通过教育局和校领导的！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牛科长告诉他：制度是学校制订的，如果你觉得冤，可以再回县人民法院上班。

他抱着自己一大堆证件，又来到评审小组办公室，可是校长说自己忙，没有时间看学历和荣誉证书。

     他像一只秋天被霜打了的茄子，垂头丧气地走徘徊在学校走廊里。他极目远眺学校操场，一阵阵狂风夹杂着废纸垃圾，弥散在干净整洁的足球场上，刹那间，绿草如茵的球场一下子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沙尘，任凭风沙垃圾在球场上空肆意蔓延。办公楼旁边的双杠上，挂着三个孩子们没有来得及穿上的校服，他仿佛看到课间十分钟时，孩子们追逐奔跑的情景。校服旁边，几只麻雀停在上面，冲着校服，叽叽喳喳地叫唤着什么。

“老师，下节是我们的体育课，您不是说六一班要和我们踢一场足球吗？”

“都一周了，我们啥时候踢球？”

“我妈妈已经给我买好了足球，您教我们踢球吧！”

一连串的问题，像重型炸弹，他竟无从回答。

“不要麻烦老师了，老师最近评聘职称，等老师聘上中级教师了，一定会像从前那样，好好给咱们上体育课，跟咱们一起踢球的。”

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六三班的体育委员钟振强，一个酷爱足球的孩子。因为关系到教职工切身利益，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连学生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真感谢钟振强帮他解围。

     因为兑职称，已经请了好几次假出去开证明、盖章了，有时为开一个班主任的证明，他要找到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校长。

    原来，一个体育老师，在孩子们心中如此的重要，突然他觉得手里那些证件，对于那些渴望他上课练球、踢球的孩子们而言，毫无意义；可是，老人和孩子需要他去赡养和照顾啊，跟他一起参加工作的金易德，工资至少比他多两千，这让他不得不纠结万分！

  我能看到孩子们在运动比赛中，技能技巧提高，意志品质锻炼，或许他们会成为未来中国足球队的希望，至少可以战胜战火纷飞的叙利亚队。孩子们需要我，他们更需要像我这样，能带给他们艰苦磨炼、运动激情、胜利喜悦的体育老师，但愿他们长大了，不要拿职称地位去评价老师。

可是他们如果步入社会，还能像现在这样朴实无华吗？还能像现在这样，尊敬一个体育老师吗？”

任施越想越纠结，他承认社会是一个大染缸，步入其中的人，像他这样，出淤泥而不染的寥寥无几，否则他也不会放弃人民法院的工作，拥抱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了。

他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，班主任老师毕业会上说的那句经典的话：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。”当时，同学们听了后，哄堂大笑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他和金易德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发誓，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“人师”。

“国家在逐步提高中小学老师的待遇，虽然我此次没有希望聘高一级职称， 不就是一月少挣几百块钱吗？反正都清贫了十几年了，还在乎这一年半载？孩子们被语数外已经折磨得疲惫不堪，也许我就是他们的“ 救星”。

相信国家一定不会忘记默默无闻，辛苦工作在第一线的老师的！想到此，他好像不纠结了。

 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身影，感觉到和孩子们一起踢球，一起奔跑，一起享受进球的愉悦和征服跑道八圈十圈的成就感……，这些是多么幸福啊！

原来幸福就在自己身边，而以前却没有意识到，反而被名利拖累，闷闷不乐。他突然想起李白的那句诗：“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 ”

  他决然将抱在怀里的各种证件丢到办公室桌上，径直奔向操场……